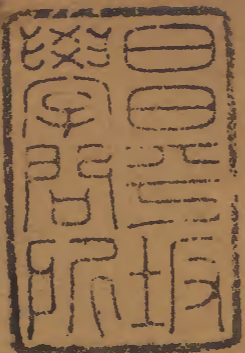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集 十二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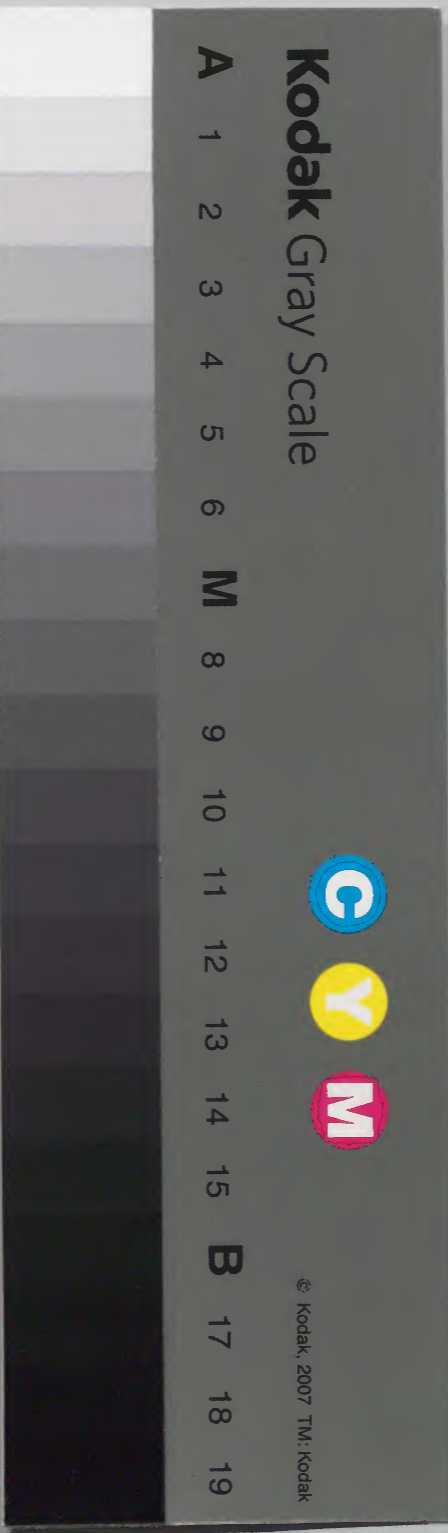


		九	漢書門
	一	四	
	〇	三	
	△	九	
一	三	號	類
四	架	冊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〇	四	書	
九	三	號	類
架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61)
函號	299 47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淺草文庫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常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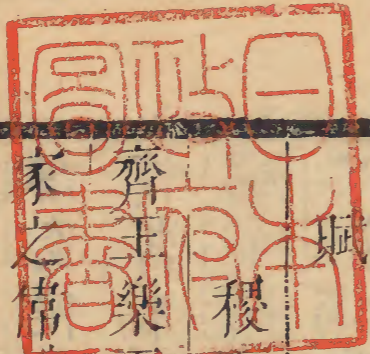
美矣哉高門橫閭

音亢高門貌

夏大也

屋長檐蹲壘明潔几杖清

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
聳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板異辨是分
非榮譽樵株為之蔚蔚訾毀理美化為瑕玼譬若蘭芷蒿



莎布蕩於雲夢之洲鴻鵠鵝鷓鼓舞於渤澥海之別名之涯於

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

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

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

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昏意者臣等道術之

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

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玳瑁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

泉恩音混蓂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叙行者多岐而

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羈孤何以齊

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

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

邪放踈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

梁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鋤秉耒而為堯舜之徒惜

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鳴儀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

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

大王為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
彼自榮舉俗同崩奔錙銖校重輕水火殊涼溫君子固無

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愆寵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橫
 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青劉舍徒位為丞
 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餐
 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况君
 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揚翅歸不作凌雲翮要之白首
 來輒開樽羣愁喜何人稍醒必煩寃拒之亦無佗體中常
 昏昏

邵興宗南園草盛不剪僕過而愛之為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

廢鉏治繞舍皆荆榛入夏益滋蔓參音高沒人豈無舊
 桃李蕪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踈親於間置取舍
 豈得完天真不若任自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
 何緇磷閉戶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
 民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
 映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感荷芡明滅縈葭葦銀花鱸肥
 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佗鄉比况得良吏來倍
 復蒙嘉祉君為太學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歛

音旭暴起也

千里每嫌位尚微觀政此為始尊公久場屋上國
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為理當令佳譽新籍籍滿人
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為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其旨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閩人
不時內韓去乃知為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橫韓君
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組縈逍遙風塵
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為榮如何枉玉趾及
門失相迎主人豈做客事有迷誤并追延既不及相視徒
嗟驚威鳳顧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欵呈彩旋有流雲生

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烜赫
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尚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
士波溢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音囂不

可變堅白如瓊琇居然尚愁寂終厭塵土臭忽思香爐雲

蒼蔚冠孤岫振衣尋昔遊煙霞宛如舊絡木藤蔓長攬音

爪持也石松根瘦瀑泉響夜壑乳管添春竇茅茨蔭方丈宴

坐度清晝几席雨奇花階除馴猛獸方知物外樂回視人
寰陋慎勿露聲光愚迷將輻湊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
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
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
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遠居嶺海間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
行鬪辨日衰減祥木并殊柯童童植軒檻或欲揭其門令
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獎由內歎已能孝悌著默致神
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况茲詩詠末瓊瑣事鈔襲
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汗點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
道業寡汨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頽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
儆拔之廼遠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泔泔積雨闌慘慘餘寒增流雲
鬱不開烈風尚憑陵夜闌閉戶牖青暈生昏燈僮僕悉已
眠書几久欹凭涉獵閱舊聞慙使心魂澄有如行役歸丘
園悅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嗟嗟宦遊子何異魚
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
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

劇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灑層空入夜愈恣睢置床
東壁根時有塗墜墜颯颯勢將摧怵惕不成寐中宵抱衾
立呼燭久方至徙之近西偏裊帳不能備飛蚊胡不仁忍
此加啄噬避煩只深藏悒悒面蒙被須臾漏轉劇枕褥亦
沾漬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展轉遂達旦耿耿負憂悻
因思問井民餬口仰執技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囊錢
與益米薪木同時匱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予今幸已
多敢不自知愧無謀忝肉食念爾但增歎

音戲泣餘聲亦作啼廣韻啼也

獨樂園詠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
遠去耳聖言飽克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
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採藥圃

吾愛韓伯休採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
彼女子已復知姓字驚逃入窮山深畏名為累

和聶之美二貧詩

君子尚仁義寶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
回憲徒不厭糠與藜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
褐爲吏長河潛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饋糜謂言家無寶不
必修藩籬囊衣不自暖乃爲偷兒窺穿漏入其室採取無
纖遺從事借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踰門畿
蕭條四壁寒獨立空自嗤援毫引幅紙書作二貧詩上言
運命遭溫飢無時期下嗟職事勞舊學日以隳乃知賢者
心不獨憂寒饑墮坎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實甚貧者視
君猶白圭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佗竒庇身太學官旦夕唯

鹽齏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
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蒸藜如君
有此富豈必藏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和之美鷄澤官舍詩

西齋

明府學旣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
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題廳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苟有愛物心釋老皆蒙德爲身
不爲人鄙哉陶彭澤

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廕飯救吏
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柳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裁官舍前老朽完天真所願
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向城路

村路煙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乃知
市朝客趣務良可悲

超然臺詩寄于瞻學士

使君仁知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鬚可攬出牧
爲龔黃廷議乃陵黯萬鍾何所加甌石何所減用此始優
游當官免阿諂曷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歛乘閑爲小臺節
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
綴點筵賓殺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爲樂亦何歉
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

今古路行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我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
逢路人咨問青松側客曰君何往答曰遊京國客乃指要
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

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踟躕立爲見今古路無乃須
差忒今路足輪蹄古路饒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
擬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有饑寒逼哀哀
於此情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
遠且保無厥失勉哉自勉哉前古難知識不復見楊朱萬
古凝愁魄

七言古詩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爐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柏與龜鶴得
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

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

五言律詩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景昌字子京

樸學居人後清塗忝衆先瓠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比得
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慙頭半白方解賦歸田

逍遙呈欽之堯夫

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軒冕
榮何在簞瓢樂最真衆人俱我笑我亦笑其人

戲呈堯夫

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顧我何爲者逢人獨悒然羨君

詩既好說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酸堯夫

宮閉虛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掃三徑往來從二公兼葭
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過輒同醉惟愁尊酒空

和堯夫見寄

仁政如慈父蒲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試郡
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

送人爲閩宰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羣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政用
慈良化居無牒訴紛誰云遠京國任政日相聞

送蘓屯田案字知單州蘓先君嘗公佐

佳郡望都城相聞擊柝聲賓朋纔執別耆舊已前迎綵服
當年戲驪駒此日榮絃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七言律詩

和趙子興龍州吏隱堂

四望逶迤萬疊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
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
適意卽爲樂安用腰金鼎鼐間

和潞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

其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繼主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間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為郎非不達功名有命待無時橐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携兩綬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五言排律

亨杞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沉淪莫歎科名晚唯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已得失盡由人孝友亦為

政筆瓢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七言絕句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八十聰明強健身况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頌

顏樂亭頌

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藎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顏氏之
 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
 直為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
 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
 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
 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為前後
 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
 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
 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
 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

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
 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
 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
 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 慶曆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
 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
 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

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扁蠟鏞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談談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哀奸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曠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笑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

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遊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耶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論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
 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
 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
 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
 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
 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論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
 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
 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
 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
 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
 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

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

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將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

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獲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旣服騏驎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立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

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

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繲繹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

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慄慄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剗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

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鄴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畧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

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綠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羨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兵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繇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十哲論

慶曆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

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為不肖耶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為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為之

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概耶

四豪論

慶曆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貨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概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

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
孟嘗君養士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
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
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
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
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
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
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偽之謀亂其國嗣誇敗王家方諸田
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
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

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誦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誦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驪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避

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游俠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

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鉉而鏤

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自主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

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曆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上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

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藺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澗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敵人侵幽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

而三王忍耻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赫然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

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仇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况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耻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耻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

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濡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矚目况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

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

或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音覲瘞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

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

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
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
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
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
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
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
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
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
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議

李僕射諡文恭議

穆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一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
衡華舊本作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
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
流為美談謹案諡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
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
光輔神宗父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
矣請諡曰文恭

錢中令諡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

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譔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四海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諡曰宣靖

記

靖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

勤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畱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靖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靖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守令且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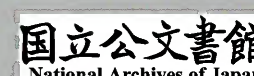
秉筆不敢輕爲况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縉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

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及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如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

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
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於上下而不可掩
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
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
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臯
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
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迺是乎不然何天子
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
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言其備而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
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
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
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
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
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
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
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



日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
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
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廳
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
百有二十畦雜莳草藥辨其各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
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來道如
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
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
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
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

上以望萬安輶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冬
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
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
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
疲則投竿取魚執殳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
所牽止無所梃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
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

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人和易修教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各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

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叅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

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
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
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
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澗畧不言陳恭
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
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
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
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
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

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
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
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
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
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
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
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
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
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
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

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論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收集賢殿

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

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
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
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
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
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
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
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
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
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
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

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
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
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
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邇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
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
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迺叟者叟曰有范
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
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
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



溫公文集 卷之十三
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
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
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
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
之乎入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
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
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
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
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
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

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慶曆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
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
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
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
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
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
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
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大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

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祿賞罰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

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僥倖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題跋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

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厨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覩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

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集卷之十三
三
正言堂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史刻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云

刻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

司馬溫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一

三五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刻日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刻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為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

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沿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為此言乎

迂書

迂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憊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

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
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噫我窮我之
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
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
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
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
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
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

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闕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奧而
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
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
人猶以爲法勗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
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
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
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昏也苦心勞神
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

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迺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

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儂然而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

觀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為哉

無恠

透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恠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事親

元豐四年作

透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只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透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透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透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文害

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無爲贊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諱有

忘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

濼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牖不可處也管井而幕綺繡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透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心不兼容透夫曰沱潛之於江也榛枯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透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濼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卷之十四
六
正言堂

